國朝名臣錄

外三

外三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五

徐敬德　文康公

字可久號花潭又號復齋唐城人弘治己酉生中宗

朝以薦除厚陵叅奉不起　明宗丙午卒年五十

八初贈佐郎　宣廟朝加贈右議政賜謚

先生幼時受書傳於隣伎至期三百大文便掩卷踰張而

去先生問何故其儒曰本不知處世人皆不讀花潭曰

自思若實不可知處先儒叓用載傳曰請學其句讀諷

誦十五日不知其幾千遍自然通曉

花潭若做三年晝忘食夜忘寢者或數日閉門危坐板上

不施籍鋪氣血鬱滯聞聲輒驚遂游下三道名山滿年乃還自後充健動靜皆安（並前言往行錄）

花潭家甚貧兒時父母使於春後采蔬田間每日必遲歸蔬亦不盈筐父母恠而問其故對曰當采蔬時有鳥飛飛今日去地一寸明日去地二寸又明日去地三寸漸次向上而飛某觀此鳥所爲竊思其理而不能得是以每致遲歸蔬亦不盈筐也盖其鳥俗名從從鳥云當春之時地氣上升輒隨其氣所至高下而飛焉花潭窮理之功原於此奇哉（南溪集記事）

花潭先生少時遊金剛山遂並海而行道中絶粮乞米於

高城太守太守乃武人藐視書生卧而待之曰問山遊有何壯觀先生荅曰登佛頂臺觀日出此最奇觀也太守曰何如先生曰趁曉飛步絶頂俯臨萬里雲霧晦塞天海相接有若混沌未判俄而曙色漸開六合褰擧有若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乾坤闢矣萬像分矣少焉五雲壓海赤氣射天層波蕩漾孕出火輪海色明矣雲氣散矣祥暉藹藹目眩不能視轉而漸高宇宙光明遠峰近岀繡錯縷分筆不能畫出口不能形諸言語此蓋一壯觀也太守蹶然而起曰爾言甚快令人有遺世獨立之意遂厚待而送之五山說林

花潭遇山水佳處輒起舞前言往行錄

徐先生南遊智異山入山久粮乏不火食一日適値湖南方伯之行欲剌謁從者阻之不得入時方伯坐一磐石上其高數丈先生一躍而上方伯怪問誰也先生曰某是一措大性喜山水雲遊四方以至于此艱迫在陳無以糊口欲乞資於節下而從者辭焉敢此唐突願借顔色監司命坐與之語知其非庸人厚給米魚而歸

先生在智異山將窮最上巔詰朝卜之謂從者曰今日當逢異人遂杖屨而上至絶頂倚松而踞石有頃有一丈夫立在半空中長揖而言曰吾知君之来也先生曰吾

亦已知君之訪我也其人曰鍊氣頤神上可以白日冲天中可以揮斥八極下可以靜坐千春公能從我遊乎先生曰神仙黃白之術雖或傳之儒者所不道余學孔子者也子之九轉妙訣雖曰可學余不願也其人笑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吾亦知子之高也是日從者皆不見而先生獨與酧荅從者皆恠之已而一擧手而電滅先生未嘗語人及後病革吾先君自京都來省于松都先生乃備言之且曰其人身着羽衣兩臂毛尺餘年可三十餘云

花潭先生常患背寒雖盛夏必不觧襦絮衣其遊頭流山

也當炎熱着絮衣步行六十里是日汗出浹背其病卽
愈自是當暑不著絮

先生在花潭別業庭有一杏當春獨無生意令家僮剗土
露根以水洒之覆之藁席不數日萌芽攢出門人皆怪
之先生曰無足怪也凡草木之生出地各有分今見此
樹培土太過以朝暮掃庭而墳之也土崇而氣不達故
生意不得發也披而疏之使通陽氣所以復生此理之
常但人未之知也

一日步遊潭上觀鯈便有濠梁之意剪紙寸許書數字浸
水中一隻魚長三寸從水躍出擲在石上先生手拾而

觀之笑而還披曰古人之言不誣時先生讀莊子吾先君從童稚受業先生門下目覩其事常語之

黃海方伯有與先生相識者請先生一過先生往客方伯以師友禮待之張樂為懽先生醉後起舞人皆以謂神仙留一日便歸方伯多奉行資及紙墨先生皆不受只受五升米而已

花潭屢空常食淡人或遺之膏鮮亦不食

花潭未嘗取於人人亦不敢與之雖食飲亦然

花潭嘗問弟子曰太虛之中多於塵埃者何物皆未有以應黃㲉孫對曰天地先生曰然

花潭又曰達者於死生猶夜朝之常若吾則歸化日急一
日在世度一日不啻如一年也云

花潭嘗削木作璿璣玉衡

花潭謂諸葛孔明木牛流馬曰孔明心匠幾何此不足為
妙也

徐先生嘗曰天下有三道儒最上佛次之仙又次之學之
亦然

徐先生深於易理故不事推數而其學諳合於邵康節然
未嘗一言及康節一日先生觀康節所著紫微數曰此
乃陳希夷術數家之極妙也先生之身崇德嘗以此數

問於先生先生曰若心地不明不必學此也遂火其書並五山說林

花潭著格物時列書名目付壁以次窮索後爲其說其不知序法云方思一物未了起如厠厠上專思不較移時空起

花潭眉宇明快眼若曙星閔恭判箕景説公常推尊花潭以爲真儒者正脉並前言往行録

花潭先生嘗曰晦翁之文極平易伊川之文簡而難吾文似伊川又曰吾年壽當與張横渠同其數及先生卒年

徐處士敬德卜居松都之花潭聰明剛毅有絕人之資十
八始讀大學閉户危坐專以格物為事既久取經傳讀
之若有明契於是益沉潛涵養以性理之學自任尤邃
易經摳衣求講者不絕於門性至孝居喪不食鹽菜家
貧或連日不炊而常晏如也平生不作崖異之行與鄉
人語未嘗見其有異也以親命嘗赴司馬試其後不復
赴舉 中廟末年用大臣薦授厚陵參奉不赴竟以布
衣終惜哉所著大虛説原理氣鬼神死生論等藏於家
自號復齋學者稱為花潭先生 稗官雜記
贈故處士徐敬德為議政府右議政敬德開城人天資聰

穎特出少業科舉叅司馬榜旋棄所業卜築于花潭專以窮格為事或默坐累日其窮理也如欲窮天之理則書天字于壁既窮之後更書他字其精思力究非人所及如是累年於道理上恍然心明其學不事讀書專用探索既得之後讀書以證之常曰我不得師故用功至深後人依吾言則用功不至如我之勞矣其論理多主橫渠之說微與程朱不同而自得之樂非人所可測也常充然悅豫世間得失是非榮辱皆不以入其胷次焉專不事治産屢空忍飢人所不堪而處之晏如也其門生姜文佑齎米謁敬德坐于花潭上日已亭午敬德論議

動人畧無困悴之色文佑入廚間其家人則自昨絶粮
不炊云其所著文集行于世議論時與聖賢有差異故
李滉以為非儒者正脉云
明廟朝命贈户部佐郎至是廷議請加贈而朴淳許曄
是其門人故主論甚力　上謂侍臣曰敬德所著書予
取而觀之則多論其數而不及於脩身之事無乃是數
學耶且其工夫多有可疑處朴淳曰敬德常曰學者用
工之方已經四先生無所不言只理有所未盡故不得
不明辨云淳因言敬德窮理用功之狀　上曰此工夫終
始可疑今人譽之則極其感毁之則極其惡皆為失中

李珥曰此工夫固非學者所當法敬德之學出於橫渠其所著書若謂沕合聖賢之旨則臣不知也但世之所謂學者只依倣聖賢之說以爲言中心多無所得敬德則深思遠詣多有自得之妙非文字言語之學也　上許贈以議政許曄每尊敬德以爲可繼箕子之統聞珥論敬德之學出於橫渠責珥曰君言如此僕所深憂若曰花潭之學無郤張程朱則可矣君精專讀書十餘年後可論花潭地位珥曰恐珥讀書愈久而愈與公見背馳也先是曄謂李滉曰花潭可比橫渠滉曰花潭所著何書可比東西銘曄無語至是其謗張益甚至以爲無

邵張程朱之學可謂不知而妄言矣（石源日記）

余過松京聞徐花潭舊居在松京城内其孫友信者守之云主人庸劣問之語莫能詳但傳其數事亦莫知其其字否也曰花潭出松京南門未嘗不急走曰門之作久其崩必有時安知不値之耶又曰花潭嘗適野信馬而行莫肯馳竟日不能數十里吾嘗見野言中記其苦於露格每條事物於板上逐而格之必窮乃已或思一事未了則坐厠終日竟空起此亦類之歟又云花潭善符術花潭豈行恠者其亦野人之言乎又云花潭於飲食無所擇雖甚悪人所不堪不以為病曰聊以養生矣此

其所以為花潭歟 李方壯文集

徐花潭奮起寒微高節終始理數之學追踵康節靜庵以後無出其右兩都志學之士從之者衆其門人成名者亦多然退溪獨不之取者為其近於異學也今者世俗相傳謂先生有異術至於仙方秘記言其蟬蛻不亡此說雖恠誕然花潭平生論議之伎倆亦必有近似者故為方外之士所藉口也 澤堂集

先大夫學於花潭先生㝡久嘗於七月往就先生之家則云往花潭已六月即往潭墅則秋潦方漲不得渡日夕満稍減僅涉而至先生方鼓琴高咏先人請炊夕飯先

生曰吾亦不食可並炊之僕入厨則苔滿畠中先人恠問其故先生曰阻水六日家人不能至吾以廢食故畠必生蘚也仰覩其容了無飢乏之色此與曾子七日不食曳屣謳商聲若金石者何以異哉識小錄

花潭先生有學到不疑知快活免教虛作百年人之句不知其學之造詣者頗訝之趙龍門昱見有以一詩來示者曰此乃花潭之作其詞曰將身無媿立中天興入清和境界邊不是吾心薄卿相從來素志在林泉誠明事業恢遊刃玄妙機關少着鞭主敬功成方對越滿窓風月自悠然龍門甚疑其自許太過遂次其韻曰至人心

迹本同天少智區區滞一邉謾說軒裳為桎梏誰知城市即林泉舟逢急水難回棹馬在畏道合受鞭誠敬固非容易做誦君佳句問其然目袖詩往見花潭曰見可久然字韻詩甚好且誠明事業已做了當至於浩浩其天可久之學到此地位豈不可仰花潭終始窮辨曰非吾作不知也龍門遂不示其次詩而来平生未審其誰作也其後花潭集刊出而此詩亦在其中乃標之曰贈趙景陽云景陽即龍門表德也其不可傳信如此 清江瑣語

[illegible]

柳希春 文節公

字仁仲號眉巖海南人正德甲戌生 中宗三十三
年戊戌登第賜暇湖堂歷春坊玉堂乙巳以正言罷
職丁未加罪初配濟州旋移鍾城乙丑量移恩津
宣祖朝放還拜大司成副提學階至資憲丁丑卒年
六十四 特贈賛成

公生有異質不與群兒嬉戲每端坐讀書目無浪視言辭
舉止卓然早成七八歲趣向已遠大讀通鑑時以其意
論往事多出人意表至於國家乱亾之故輒掩卷太息
或以流涕

公天資英邁穎悟絕人始受書一過目輒不忘早歲盡通諸經史意氣卓越自視無前而猶未敢以為足然慨然有求道之志聞崔新齋山斗函就正焉新齋叩公之學大歎服遂悉以所聞者語公且勉之守約公乃捐去舊習一意為己倅日講說務盡精慱不數年學日益進時金文敬公安國方以開導後進自任公納拜屢質疑請益文敬敬之不以學者待公

仁廟在東宮時公為說書力以輔導為己任因講大學衍義至齊桓公景公之事公進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可謂盛矣然而溺愛鄭姬越次而欲立孝公是方盛

而有禍亂之漸也景公國勢削弱而權移田氏可謂衰矣然從諸大夫之言擇其子之長且賢者為嗣則是巳衰而有將興之理也天地之氣亦然時方仲夏陽明盛而重淵之下其冷如水此治世未嘗無陰邪之伏也時方仲冬陰冷極而窮泉之中其溫如湯此亂世未嘗無陽德之萌也故明主之御世當治而防陰之潛長當亂而養陽之方微斯義也朱子感興詩第八章備矣向使二君明知是理而預防於未然則齊國豈有危亡之禍哉竊見感興詩義理淵奥　三百篇載於性理群書首卷者可考而凡群書中所收銘箴賛詩之類皆可以從

容玩味使人興起夫子曰興於詩先儒亦云讀詩之餘
間以遊泳誠於講明經書之暇不廢諷誦以涵養德性
則其於聖學非小補也 仁廟欣然曰予曾聞性理羣
書以爲異於雜書也今聞勸勉甚美敢不從事於斯文
學李公會出而喜謂公曰 東宮好學之誠得君言尤
進 宗祀之慶也
乙巳爲修撰時 明廟新承大統公惓惓於致君議諸同
僚草時務十策獻于 大殿及 慈殿
爲正言是時尹元衡謀害尹任遣其妻入內庭怵 文定之
請下密旨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倡會于中學

公暨宋執義希奎朴司諫光佑鄭掌令〻希登李掌令彥沈金持平䃴閔持平起文白獻納仁傑金正言鸞祥皆来齊仁光準曰今之二三大臣為　慈殿所起流言未已若不從輕善處則深恐貽禍國家座中皆奮曰此乃奸人搆禍之事而我為其所使彈劾以開端是正落其術中不可忍為也邪黨惧事不濟鄭順朋李芑林百齡許磁夜會于光化門外詰朝詣政院上變　兩殿御忠煩堂引宰相議任及柳灌柳仁淑三人罪公與執義以下引嫌請免不允翌日再辭又不允不旬日三人戮而大禍作矣丁未鄭彥慤羅告良才驛謗書曰大加罪乙

已諸人編管公濟州

初林百齡於崔夫人再從弟而與公又同縣聞公按言職
喜甚先一會數日以簡招公坐中堂屏人語以密旨曰
中宗嘗欲易世子二柳等陰沮之到今多有不自安之
跡當擧正其罪且言　上意嚴切若此君　不為老親
計乎公聞言勃然變色不交一辭而起百齡氣塞送公
至門內再三屬耳戒無泄其言公亦不應百齡大恨之
公寓舍亦與光準之居相比光準密語公曰宮中驚疑
於三人久矣為臺諫者不可不奉承其意公盛氣責之
曰　仁廟在殯肉未及寒今若起大獄戕殺勳舊則非

惟大傷國体其於　嗣君之德得無累乎光準曰此乃
慈殿所為與　主上不相關於君德何累之有蓋公以
孤身官京師惟知殉身為國不以死生榮辱變其所守
其與百岭光準語也不小降以自貶危言正色直敳其
肺腑而剖擊之是後羣憾必欲置死地移配鐘城
自濟州遷于北也入大洋風濤猝起同行三船旋敗沒舟
中人失聲痛哭公容色自若取紙筆有家書處後事且
語從者曰船雖覆幸有一人脫者可以此達於吾親死
生命也奚恨俄而風止僅得免後見書字畫謹好財處
纖悉皆以為不可及

公在謫中官吏承望權姦風旨窘辱百端盤飧屢空而公無幾微見於顏面但閉門默坐日取前所讀書而讀之大肆力於學循習溫養有以自樂慕橫渠妙契疾書遇有所得中夜必起取燭筆之久之著書成帙凡措辭斷事一以朱子為準

戊午二月崔夫人下世公設倚廬於近所朝夕奠獻事畢必南望殯絕準聞訃之日以終其喪焉

宣廟初服召還拜大司成集諸生講大學日與之論辨執經考疑者坌至公酬酢有裕聞者皆心悅而歸進諸生語之曰學生當以和厚愛人為本不可尚氣而好攻人

攻其惡無攻人之樂此學者之先務也

授藝文館提學力辭 上曰博學足以堪任宜就職公黽勉出謝曰啓曰昔司馬光為知製誥以不能四六固辭得免今臣之不稱此任倍光萬萬而誠意不至尚靳允許不勝惶悶自 祖宗以來最重此職妙選文章之士以授之如臣不才決不能堪況臣方備員勸講以致君補過為任而先自犯於自欺欺人之罪其何以仰首開口而談經理乎不許又辭 上勉從之

以副提學侍朝講將退 上曰予有欲語於卿者凡文字訓句之間或者以為小事不足有意然昔賢有言未有

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今經書口訣及諺釋紛紜不
一卿之學問精博世所罕有卿可設局詳定或欲但取
經學之士相講論則亦惟卿所擇公曰此事不必設局
只可詳議於人而定之但臣方校朱子大全恐不可也
且臣羸病衰老乞於明年告歸田里而已 上命上曰吁
此則不可公復陳求退之情 上默然蓋不欲其退也
并五峯李好問撰行狀

副提學柳希春進六書附錄 上嘉奬之希春多讀古書
成誦而宲無眞知且於世務茫然無識見所上附錄亦
非切要之言只可資於考閱而已 石潭日記

公自己巳秋始欲丐休致而以眷注之厚未敢決及定之歸
計士論或惜之玉堂上劄曰柳某樂善好古博通經史
久處經幄輔益弘多年齡雖暮未及致仕之歲精神氣
力亦未甚衰今聞回掃墳之行盡室南歸引年求退雖
人臣之素節而昔進今亡非聖上之本意請引見敦諭
大司憲鄭芝衍左相朴淳相繼言之 上御經筵謂公曰
卿不忘我則豈不來見我乎 聖意眷戀溢於言表入
侍者皆為之動公竟辭歸
以同知中樞辭朝 上召對思政殿面陳為學之要又請躋
金寒暄宏弼於從祀贈李四宰耔謚皆國家大事 上

慰勉數四 賜御衣二領靴一雙前此所未有也並行狀
希春博覽強記性且温和 上甚重之但乏經濟之才蹇
諤之節每於經席文談而已無一言及時弊識者短之
雖退家居 上眷不衰命加資憲階石潭日記
柳希春世居海南泝蹤奮起以文學顯以待經筵至誠啓
沃 上悅其精博動輒詢問所對必援據古昔無不替
然 上稱其奇年老乞退辭章懇懇 上輒加眷留賜
賚優洽退歸之後復除副提學辭不許復 下旨曰念
卿久勞帷幄特陞資憲卿不可不來謝也矧今春服既
成風和日暖行程甚穩宜速上來以副予意希春得旨

感懼欲謝恩而退旣至病作遂卒 上驚悼命贈左賛成（宣廟寳鑑）

柳希春累官階資憲舊例無以資憲除副提學者 上曰柳某可合雖無例可除之後遂爲例 上嘗教曰予之進學資於希春者爲多及卒未經正二品宰職法不應贈諡 特命贈賛成（東閣雜記）

公儀容清癯退然如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迨其當大事衆方睢盱辟易而公奮不顧身確然不撓其自守之固賁育有不能奪者中學之會鬼蜮潛形事機未彰而公獨深憂之歷引往古憸邪之迹進論當世清流之禍曰玆

事之應後必如是發露姦狀無所隱情故公得禍最酷焉戊申春黃憲欲追録功卷群小又造爲丁盧柳金之目必欲殺之其免於大禍者天也處鍾城十九年忍若寒餓一毫不以干於人以名編罪籍絶不出入乙巳諸人闕時滋味或有襲節者而公久幽之操終不易也在恩津時李一齋上 殿回便道過之講論盡日歎曰君非復昔日仁沖

公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強記每擧篇背文如誦已言其居家一室蕭然席坐不掃而左右簡編刻意鑽厲殆絶人事當其沈思也或値食時則家人設食於前而不顧

若無見者恬靜寡欲自奉簡薄衣食纔取足焉視世之
羶利紛華如棄涕唾一切外物無有動其中者惟耽嗜
載籍甚於欲色聞人有未見書必求而得之既得之又
必親自傳錄孜孜矻矻如不及

公少時得六君子贊及癸巳平文受而誦之踰冠閱大學
或問讀未了篇喟然曰道其在是歟遂脫略詞章從容
潛玩者有年及遊國學求朱子大全於人下帷誦讀流
離顛沛手不暫釋沉潛反復三十有餘年而後怳然有
得焉嘗謂文公所成傳註已有諸儒之疏以惠後學獨
文集語類未有註解就語類係以箋釋爬梳抉剔縷析

毫分公之精力盡於此矣其於四子詩書春秋用功尤
深多自得之妙皆有所論著患俗伎曲學穿鑿生解反
晦經旨乃正其音讀正其口訣粲然明白皆可誦法又
謂今之經解皆出於宋朝其避諱代用之字至異代猶
未釐正真可相混有誤初學援韓文考異例作續諱辨
以正之其於史記推通鑑綱目以為史家之規範而後
儒若汪氏徐氏皆有説以証其異同頗未能歸於一而
各守意見多失本意讀者眩焉作綱目考異以刊其誤
謂史書義蔵雜浩如淵海學者類不得其門而入故著歷
代要録二篇内篇論歷年外篇編治道又謂史論之粹

者莫先於致堂管見爲之標題用便觀覽其論歷代上
下數千百年治亂興亡如指諸掌受唐人李瀚蒙求辭
旨簡要便於蒙士猶病其騖於外者有餘其宗反不逮
焉乃徧觀諸書起伏羲迄于本朝靡不包羅剪落煩無
蒐採菁華片善寸長囊括無遺閱二紀而書成曰續蒙
求比事造語一依瀚体而命意精微則求之近代殆未
有倫比又廣輯故宗門分派别以類相從目之曰川海
録術玩心啚條列氣質之差集藝园閑採極論作詩之
變使學者遊息之頃耳目所及不離典訓之内
公侍崔夫人承順顔色一不違忤如有所陳必伏於庭下

叩頭而言崔夫人多屈意從焉姊妹析產居公請曰已
則忝窃仕塗生理自足田宅之美者願悉與兄弟
始公方嚮用適罹大患曁　聖明收召公之年已五十有
五矣愛君憂國之念老而愈篤入對首以正心誠意之
說開陳於　上前每見　上必援引經傳指切時事辭
意懇款　上雖聞公名悉意傾嚮禮貌有可初奉旨編
國朝儒先録校朱子大全語類進于　上又謂人君之
學尤貴知要小學近思録四子乃聖學之總會而帝王
之䂓繩但其間先賢之言多引而不發故公稽考家説
參以已意凡可以發明羽翼者一一纂入為六書附註

二卷拜劄以獻歷代名賢奏議撮其最切於君道者為
一篇曰獻芹錄用朱子意也亦以上聞 上覽之嘉歎
御札褒美又承命撰定經書釋疏盡心編輯用力甚苦
其書之成者參互考證皆有據依大學一篇始奏
御而公棄斯世矣論語纔脫藁餘未及終篇
公樂易仁恕謙虛好問尊賢愛士出於天性待人接物和
氣藹然畛域不形望之神彩溢目聆其言則講學論事
外無一駁雜之談開心見誠色笑可親以是人無賢愚
皆愛敬公退而無異辭焉然而外和裡方疾惡尤深見
人之不善或不直視而終亦不以語人故為惡者莫敢

致感於公也

公與人交忠義無盡終始持一心不變金河西麟厚同門友也以生員在泮泶時病人莫敢視幾至死域公時為學諭聞之亟詣所寓躬調湯藥日夜看護河西賴以起終身感焉及公流竄人無與為婚者河西以其女歸于公之子人兩賢之與鎮川李公畬同侍仁廟於青宮許以忘年李公沒夫人窮無以自存公為上言李畬賢者而妻子不免凍餒聖明之世不宜有是請廩之上惻然允可

人有問學者應之如響於其疑處盖爾如也自以周易三

經非所素深究者語及是書輒自退托初不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也其不自欺又如此語學者曰程伯子有言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咈大凡言語之温厚明卞者易感人觸犯激訐者反為累可不戒哉並行狀

戊辰七月往謁退溪先生希春問昔在北鄙遭母喪逾月而始聞及其禫祭退行於一月又量移恩津也往省親墓行素變服到墓散髮略如奔喪之禮所遭之變既異於常人禮亦隨變未知是否先生曰如此處事當矣

庚午十一月五日曰李公山海聞今夏經筵 上篤信臣希春講書釋語諸講官往往異說 上堅守不變曰言

柳希春廣覽經籍學術精詳不可不從上之俯採芻菲

至矣不勝感激

甲戌十月一日朝講　上曰人言經書吐不改此言何謂

臣對曰柳崇祖等所定吐誠善然今進講尚書往往有誤處未審當改否又曰東方自古未有咀嚼經訓沉潛反復乎朱子文語如李滉者也臣謫居時用十年之功研窮四書有所論說及見李滉之說相合者十七八滉之經說甚為精密雖或千慮之一失然不害其為得處之多也又李珥有大學吐釋臣曾與珥在玉堂說及大學語契合以此今亦將取來大槩臣立朝之日欲博問

廣所侯退休閒暇斟酌從長每成書輒當送獻但折衷
甚難 上曰若到兩說俱不可廢處可兩存之朱子於
或說亦兩存之此可法也 并日記
眉菴崔錦南溥之外孫也與兄成春皆有聞於時成春官
至獻納早卒公聰捷絕人於書無所不誦 先朝擢置
經帷其規益之功甚多 上將大用而公遽兩病卒
上甚悼之
余二兄少日受學於眉菴眉菴學問甚粹操履極篤每見
學者必以誠明之學諄諄誨之不倦而性甚迂踈不能
治家衣冠巾襪垢膩破壞非夫人改易以新者則不知

其餙理所處一几展書之外雖無纖坐埃亦不之洒掃其對人談俗務若侗閭無識者至談及格致誠正身心治道則達見該識出入意表支解縷分通快明白聽者亹亹忘倦夫如是故在於講席能動人主聽俾行所學以助 聖德先王初年之政清明可稱者亦莫非公先導之力云 並叢小錄

柳眉巖博通經籍傍及子史舉輒成誦嘗於講筵臨文進啓有性理大全中語者誦過半張而不錯眉巖既逝後余以特進入侍筵中得聞之 聖教如此 月汀漫錄

全羅方伯柳眉巖以望後發行此翁儘英才間氣但似未

凝重且不能擺脫俗果未知宗化爲何如也松江日記

柳眉巖謫鐘城者十九年窮居喫苦讀破萬卷吉州以北從學者甚衆北方之人至今稱之爲柳正言盖以正言来謫故也其夫人亦能文章獨行萬里從眉巖于鍾城略過磨天嶺題詩曰行行遂至磨天嶺東海無涯鏡面平萬里婦人何事到三從義重一身輕可謂得性情之正涪溪記聞

李恒

字恒之號一齋星州人松松堂門人弘治己未生

明宗丙寅以經明行修超授司畜拜林川郡守　宣

祖朝除掌令司饔掌樂正屢　召不起甲戌卒年七

十六

公資禀劉毅䍐宇宏偉豪逸超凡勇力絶倫自幼嬉戲閭

里慴伏羣兒長而好遊俠有横騖萬里之志角觝弓馬

冠一時聞有劇賊叛奴必往制之早業武舉如南致勖

致勤閔應瑞輩惟公指揮人雖目以狂妄而亦有知其

為非常者時年已廿八九矣伯父判書公台而訶讋之

屬有悔念瞿然驚惕立謝其黨乃折節讀大學句讀所
已鮮處晨夜不輟一日過隣生高漢佐見壁上揭朱子
十訓白鹿洞規怳若有省問此何為曰已卯學者課程
也略為解其說公慨然曰幾失此生於是奮發激厲銳
意求道登道峰山望月庵收心危坐或誦或思要必體
認心得而後已傍有些禪與俗攻苦至浹三時禪或晝
睡而公精采彌露會緇流鬨堂且視起旋自訟曰心為
形役烏乎做工凡不盥手服上服不敢對案行路旅店
亦不廢嘗於馬上執簡沉思忽犯辟僕擊馬行而終莫
之覺其刻苦專著多類此

公自言少見沖庵朝羅手大學步趨老泉學矧予晚學曷
敢少緩及奉慈南来生理凋落謂不力於耕稼無以供
喪祭事育遂帶經董務一致其功如是者數年宿負盡
償資用有裕乃曰足矣舉而付之幹奴則規制已定猶
歲不匱其側室攝治事勤於農桑能豐貨殖竟止之
卜得南十里而寶林山之麓境偏以幽尤喜其便於瞻掃
亟築小精舍為藏修遊息之所扁齋以一且曰人子永思
無窮吾之此構吾之幸也自享祀恭謁之外未嘗不在
是焉自以不幸過時恐分精力故不務泛濫記覽如程
朱書儘好看玩乃其志則全以孔孟為標準晚好讀易

窮晷達曙不炉不扇有諸房所不能堪者而公安以樂
之廓如也見人士翕然趍之則能自立師道提誨式飭
以變化氣質為先
丙寅 明廟急經明行修之士朝廷舉先生為首七月授
司畜乘傳詣洛陽遂入對陳進學致治之方 上嘉納
之尋除義盈庫令十月拜林川郡守 特賜耳掩丁卯
五月謝病歸 上遣醫問疾令 上卽位除記賓經悳
繕工副正司饔正甲戌以掌令召上疏謝恩陳言 上
心嘉之他日經筵有正學可賞之敎七月除掌樂正蓋
自是疾益甚九五驛召不赴四遣醫不治惜哉

其道以反身誠意為本主敬窮理為要故積德之具不出四書而有餘希聖之功只該一字而靡欠惟其公通精熟光輝發於日用是以望其儀表則桀鷔者勝屈接其談論則譏忌者心醉承其誘掖則異趣者成服蓋有非人智力之所及者其見於紙上則略無蹈襲架疊多自家体貼出来有與先儒成說若或相戾故博洽者常少之要其歸則無不合也又不以離物苟難為高循常居易為卑故務外之士例不相喜信乎知德者鮮矣並盧蒲齋

擬碣銘

此間有一齋先生姓李氏居泰仁縣德成行尊學者多師

尊之大升亦嘗往來其門有一段議論發端而不能相竟者謹錄往覆書簡仰呈伏幸折衷何如崎脩評

李一齋久聞其名未知其學之如何今蒙示以論太極往復之說雖亦未暇叅商猶見其大槩幸荷幸荷一齋公隱居樂志篤於自信如此誠可嘉尚然觀其識趣論不能無病亦在夫過於自信堅於自用而已且太極陰陽道器之別聖賢發明不啻如衆曜之麗乎天斯人也其初旣不能細心耐煩研精微密只取畧說上略見一箇影象掇出數句諸論遍執以為定見謂天下道理不過如此已非善為學者今也又不肯因人攻己惕慮自

反謀所以弘德廣業者考諸說之同異商彼此之得失
質之以往哲之言叅之以事理之宗濯去舊見以啟新
知顧乃力主前說強辨自是於古人言語不復思繹於
他人說話一向揮斥更不讓與他人一頭地更不知虛
心遜志擇善求益之說為何事夫所貴於自信之篤者
為其聞正道而固守之矣今則所見如是之差而自守
如是之固豈不為可惜耶誠恐循此不變處而論道則
惑於後生出而用世則害於政事非細故也其以博覽
群書為非而欲人默思自得其意之落在一邊可知公
之報書所以正其偏而砭其病者得失而其復書又云

聖學只在四書而尤主於大學此固至言而其卷在一
邊之病仍見於此然則公所謂交修之地之言終不入
於一齋之耳歟此深可歎息退溪答奇明彥書
仁傑所稱以指曹植李恒而言以言觀之曹植高抗之士
本不欲屈首風塵中李恒從事學問之人非偏以不仕
為高二人心跡亦不同也是以在 先王朝雖皆相應
命而至植則纔入對即循去還山恒受 命出守數年
而後歸其不同如此然皆年老多病前既勉強一出而
歸矣豈復有再作扶曳之行屑屑往來之理乎古之帝
王於此等之人來則喜而延之不來亦嘉而獎之未嘗

疑其有不滿於我而生猜阻於其間玆又太平之世盛德之事也

甲戌七月十三日 上問曰李恒常以爲人當只治四書有諸生對曰此專主要約之言也恒雖衰老而未嘗晝寢其志氣非常然今年已七十六老衰甚矣（柳文郞公日記）

奇大升曰李恒則當初業武妄行之人而悟而知學做得工夫其勇與古人何異閉門讀書德器亦成見之儼然但武人而初不爲科擧之學晩年知學故於學問不爲該博（論思錄）

成悌元

字子敬號東洲昌寧人正德丙寅生　明宗朝以遺逸除軍資主簿拜報恩縣監己未卒年五十四

公少孤力學卓犖不群年十五六即有志聖賢之學聞柳公藕溏寒暄性理之傳挾大學請敎柳公起年少未識拒之十往不懈始得見遂潛心服膺遍友當世聞人求正所學尤善訓誨後進嘗苦習氣交戰窮日夜流汗浹体乃廓然自是思慮専精一意力學於經務撫要旨不拘口讀為文汪洋大肆自成一家

母夫人當暑病革公晝不偃息夜不瞑目者數月自初終

三月不櫛三年不脫絰帶性敦友悌惟祖業田若家與
寡妹身歸公州先塋之側結草廬以居饘粥或不繼處
然不為意地主高其義以誠孝聞朝廷擧遺逸即除軍
資主簿
拜報恩縣監因俗為治設施有方自奉甚薄撫字甚勞人
不困而上供不匱流亡四集當投紱歸老幼號泣圍擁
還縣縣在俗離山下暇日輒屏騎從徜徉嘯傲於其間
悠然有匡廬武夷之趣考滿有使臣奏啟最 命陞敘
而徑還舊廬
公問學之暇亦遊意於山經地誌醫卜之藝雖厭科學之

業一意古道精思力踐務為心得不拘拘於末節知之者亦皆曰一世之逸民也

公少嚴毅為人所畏憚晩更和易無賢愚貴賤俱得其歡心睟盎見容㒵之可愛敬氣質變化之功如此宋俱嶠撰碣銘

成子敬自少不事舉子業丁母服喪祭以禮結茅塋側若將終身其接人容皃辭氣若狂者其中趨向甚正光明快爽無戚戚之容但於本原多含含胡胡以州薦軍貢主簿恥齋日記

訪子敬余謂子敬曰公有不恭底様子敬謂余曰君無和易底氣象云

子敬嘗與一僧較不眠十五夜僧到十三日不覺頹臥況眠數日子敬徹十五夜後眠食如常竝行錄

嘉靖己未五月十五日前軍資判官李希顏卒十八日前報恩縣監成悌元卒黃江東洲皆以一世英豪之士懷濟世不罷之志跌宕不羈加學問之力孝悌信義乃其素所有者非勉強力學而得者也可謂稀世之高才也東洲爲學必以聖賢爲志爲文必以兩漢爲尚意氣超邁志相堅確平居與人無忤賢愚俱得其適知之者以爲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有仙風道骨飄然物外者矣嗚呼古人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其在斯人歟

其在斯人歟 龜集

成東洲悌元倜儻有大略通明經學不事科業而飲酒放蕩時作狂態世謂之放成成大谷運養德山林徵辟不起人莫敢窺其涯際二公皆在湖西名並一世士大夫皆尚之退溪獨不之取曰大抵此老莊爲崇

東洲嘗言賢才並世不偶然卒不一試此天也花潭南濵做得則必速成而易敗退溪做得則反遲成而久遠我若爲之可速而能久其自負如此 並澤堂集

東洲士亭皆有才略東洲守報恩三年遭乙卯倭亂咄嗟集兵爲一道先及其去官而卒也邑人追慕叙其善政

為一冊留傳忌日必祭祭必大小齋素幼童稚婦亦不敢食肉至今不廢 並澤堂集

成悌元為報恩縣監成運先生居俗離山下搆草堂未緝子敬以官木手往畢其工成聽松聞之語一儒曰縣監以官木手往役私家私家亦恬然受之何耶其儒以朱晦菴精舍事告之聽松曰必有未安矣晦菴謀搆精舍按撫使聞之將以官力營立晦菴曰若然則吾寧不立精舍矣聽松此語與此事正合然余又論之按撫使今之觀察使也為一道主動一道力為一精舍誠未安矣若守令則非觀察使糾檢之比也以其餘力助一草堂何

害於義古人有創築室廬而居隱者不聞後賢有非之也然聽松安於義命雖一介取與恐有苟且之處是聖賢兢兢業業克己全性之事固非常情所可測也後學固當敬守而無失也子敬亦賢者也天性豪邁勇往磊落行之以酒狂人莫能窺蘊也

成運先生隱俗離安靜恬淡琴書自樂曺徵士揵仲嘗來訪山中子敬適在坐及至相會揵仲與子敬初面接話親熟有若舊交同歡數日將行子敬預設餞席于中路獨追而送之執手泣別曰君我俱中年各捿異鄉更面誰可期耶子敬未幾下世哀哉並行錄

東洲嘗居草亭李士亭來訪偕往申翰林遵美亭上申設
小酒有一男子善謳者命歌之未盡曲東洲遽命止之
送還其人於家座上莫知其然東洲曰聲極悽咽似有
喪故不可與樂也旣而聞之男子之母在遠訃音是夕
來云

東洲嘗遊名山歷西原主牧命以一侍兒送行東洲與之
偕周遊遠近積以是月終始同床而不之犯侍兒旣歸
傳説於人人皆歎仰亂後庚子監察丈隨金槐山頊命
會淸牧尹敬立許酒塲言及舊聞左右曰侍女名春節
老尙不死主牧命召之春節年已八十餘問知監察是

東洲之兄孫不覺涕泣汍瀾曰不圖今日復見東洲之孫也主牧審其事則一一開陳如前所聞東洲遊山之時到山水清絶而會心處卽摸畫之又賦詩而寫詩幅未訖則付諸春節出乡之日至數十紙東洲謂渠曰余不犯汝而人必謂汝是余所眄不復汝顧矣汝之生理只在此紙此紙特以示人則不忘余者或多恤汝者矣春節自言曰雖未蒙一眄何忍負諸遂終身不改節以詩畫作帖呈示諸名勝之經歷此牧者則莫不厚與之賴以資活亂離中失却其帖云 並魯西雜著

李仲虎

字風后號履素齋　人正德壬申生　明宗朝以

超薦授六品職辛亥卒年四十

公資稟勇敢每事恥出人後旣長勵志爲文章金慕齋安

國見之曰奇哉非鬼不能神草遍造名公卿稱賞不已

由是詩名大振是時公學徒已數百餘

嘗讀孟子書至人皆可以爲堯舜遂有所悟遂厭科學之

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曰動靜語默

皆天也一毫之差生理便息故嘗刻九容九思於竹簡

串以葦帶終身佩服刻蒯義二字於環圭懸于笏端閒

其鏗鏘惟恐有失
公常晨興盥櫛往拜家廟問寢於室退坐書堂終日儼然如對父師行必規步坐必危坐寢用警枕小睡即悟黙坐達曉以養其本雖隆寒盛暑整巾束帶講論終日剖析精到眉目淩峻畧無頽墮之氣人有一善喜見顔色而少有過差必峻責之不少假嘗謂學者曰萬物有其則如其有形斬人一支以自便仁人之所隱見一分之理未盡便害一分之理是斬之也學者能見理如形則莫非己也何患難行認得為己何所不至嗚呼唯見宗見如此故毀言塞耳凍餒到骨終無怨悔至於蠅飛蚊

過亦必怡然

文公小學之教自己卯後爲世大禁止不敢讀其書公慨然曰秦漢以下學士靡宗高不溺於空虛則卑必流於汚賊茫茫千載陷人倫於禽獸夷狄者無此根本工夫奮然獨立倡鳴數年播及京外人皆知有是事之在於天下而人有能興起而樂聞者至至終身脘服而不能忘者 並金謹恭撰墓誌

乙巳禍起士氣摧沮先生猶講論不輟與冠童就南丘樹下胥揖讓之儀時先生同門友有以直筆被誅者先生大傷悼與一二同志會哭而罷高風峻節自能砥柱急

流不爲習俗所撓

教誨門徒必先小學次及近思錄漸達諸經剖析精微論

議超詣有非尋常章句之學所可彷彿師道甚嚴規模

廣大學必如聖人而後已提撕丁寧如呼寐者使之覺

聽之者莫不悚然興起

尤善於古制度如幅巾緇布冠握手等制近代諸賢皆莫

能究先生目擊便了自是好禮之士多有傳習而用其

說者至璿璣玉衡之制致思輒解手自裁造度數不差

晚悅參同契得其方笑曰至樂在吾道長生何爲

公少孤受業於柳西峰之門其學蓋自金寒暄淵源焉

徐花潭與公講禮數日歎曰不可及也晩歳疾病數年將
歸洪之田野言官薦其行義請召留洛　上嘉之超授
六品職不數月而卒
吾未見履素之為人但以得於鄉閭想見其人能篤學力
行有絶異驚人之事故其倡率學徒亦能有所動振作
之效衰世豈更能得此人哉及後得見其所著心性啚
并說詩文其於道學精微處恐未可輕擬也今諸君為
亡師旣經紀其喪事又述其行蹟欲垂示後世義甚盛
也而欲令滉有所去取於其間滉旣未見其人安知其
當否而去取之姑以所疑處貼標而還之詩名大振語

誇斬人一支語刻冒認得為己何所不至所以曉人仁
体之語於此不合蝿蚊語與上毀言塞耳意豈神化之
妙以語學者不親切反開凌蠟弊其為學也至主於敬
乃朱門人述其師學語令取以稱之於此李風后有炅
其敢當之乎深悼絕學窮理盡性學必如聖人歎秦漢
以下無根本工夫等語皆似以風后任傳道之責皆恐
未安皆知有此事於天下及非惟大有功於學者及础
柱中流惟先生而已皆過宗之語徐花潭一時雖間有
從學之人為一時師宗亦未當大抵為人記行前後須
勿為虛張誇逞之語乃真是其人之事若不聞當負惟

務賛揚則後世雖有見之者是別有一般人其宗非當
年李風后也何益之有所貴於中庸之道者天命所當
然精微之極致不容有所加也李風后似有過中為高
之弊故恐諸所称許有過當處如何如何且聞他人所
以不通仕路由高安正并娶拘於國法而然此意亦當
略言不後其宗乃可若不以為然非滉所敢知也退溪集
己卯乙巳之後洛下之人一無以小學勸士者而仲虎杜
門教誨學徒衆多有朴應男朴漸庶孽金謹恭曾學等
李仲虎 中廟朝人也當己卯士禍後以師道為己任樞
衣受業者日數百人及 仁廟賓天淳其門徒哭于闕

門外仍歸老于鄉之年類説

奇大升　文憲公

字明彦號高峯幸州人遵之從子嘉靖丁亥生　明

宗四年己酉中司馬兩試戊午登第選入史局賜暇

湖堂歷修撰校理吏曹佐郎檢詳舍人藝文應敎典

翰直提學副提學承旨吏曹參議大司成大司諫

宣朝壬申卒年四十六

公甫五六歲凝重若成人自七歲便劬書課誦晨起正坐

咿唔終夕僮僕試叩其意答曰汝等何知此味也八歲

母夫人卒號哭盡哀人不忍聞旣終喪卽厭家間煩擾

就學于鄕塾學業益勤聰明强記無逋同學群兒所業

作詩句驚人勿齋公嘗有訓戒之文公佩服從事定志
爲己之學惟日孜孜視科擧之業蔑如也（淸臺手撰行狀）
在鄕塾讀書客有試之以聯句擧食字公應聲曰食無求
飽君子道客歎曰甯季父領袖士林繼家業者其在甯
乎（潛谷集錄）
中宗 仁宗相繼陟遐公以布衣童年所食而終卒哭及
聞士林之變廢食垂泣仍閉門不出者有年己酉始應
擧登生進兩傍弱冠已名著士林文章擅場尹元衡忌
之諷卷在高等故黜之公亦不屑也
戊午登科適值退溪先生承召在京就與論學發難有四

端七情之辨其後退溪與書云戊午八都之行極是狼狽猶尚以自幸者以得見吾明彥故也

先是尹元衡當國亂政 明廟末年欲挫其勢進用李樑以敵之樑復依姻戚據權煽焰公與一時名流尹斗壽兄弟李文馨許曄等力抗清議樑惡其異己指為明黨囑臺論刻削職黜外將起縉紳之禍中外大駴後數日玉堂上劄 明廟大悟竄黜樑等復敘為史官

丁卯為遠接使從事官迎送許魏兩使會 明廟升遐詔使中路聞訃賓主間禮文多變許魏兩使皆博約佳詢問講定多出規外公獨當應接皆中其意並狀誌

執義奇大升入侍經筵啓曰天下事不可無是非是非分明然後人心服而政事順矣 中宗大王勵精圖治登庸賢士士亦樂爲之用以唐虞三代之治爲可復致當時趙光祖善人也最重士林小人之徒欲行讒間適光祖等論請國功臣濫錄者南袞沈貞等以此謂光祖收拾人心圖爲不軌或置之死或黜或竄 中宗末年始知其冤或宥或用而 先王初年士林有學行者小人媒孽以爲倡起己卯之習初論以浮薄竟律以亂逆李彥迪宋麟壽盧守愼丁熿柳希春等是也 先王冲年豈能知之乙巳以後更無有言是非者矣高麗末鄭夢

周始為程朱之學入我朝傳習夢周者金宗直也金宏弼宗直弟子也　成廟賢之擢為佐郎而燕山朝亦被謫死　中廟初贈職右議政光祖又宏弼弟子也有萬學工夫欲回世道塞利源不遂而死李彥迪學行亦近代所無其遺書之藏於家者宜搜訪表章而彥迪與光祖並追贈其職則是非可明而人心興起矣李滉自少力學當初見善人受罪故退歸矣欲用賢人則先須使是非分明也　上從之

上御經筵講大學奇大升入侍　上曰論古帝王政治優劣問曰堯舜湯武皆得賢臣共成至治三代以下雖有

濟世安民之賢而不樂仕宦以道自守是不得其時而
然耶雖遇其時亦有不仕者何也大升曰明德新民體
用之學也若真儒則豈獨善其身乎一偏之士則或有
長往山林者矣仍歷陳程朱諸賢進退之節與時君離
合之機以及國家祖宗朝賢人君子立朝遭讒之言
上然之
晝講啓曰人主欲興治化不但先修一身當急聚集人材
比之作室當先備材木也二十年內士禍慘酷先輩凋
零後生不務為學宜修明學校之政培養人材若有能
知國家治亂生民休戚者輩出則國家舊弊可革未遑

之事可以修擧矣又啓曰 中廟朝監司使鄕校諸生
講讀小學故臣爲諸生時亦曰此始知小學自乙卯兵
變以後監司不復以宣化爲意惟檢閱軍器而已若以
可合師表者擢置方面則庶可興學 上令大臣議行
并宣廟寶鑑
奇大升於經席啓曰學行出衆之人曾被竄謫年今已老
當汲汲收用擢以不次之位盖指白仁傑盧守愼柳希
春金鸞祥等也大臣亦以爲言於是皆蒙擢拔 石潭日記
全羅水使林晋追捕黑山島水賊 上命加嘉善臺諫請
改正不允奇大升啓曰我 祖宗朝命田霖討海浪島

盡討而来命於開城府賜一等樂以慰之賞賜則不過鞍具馬一匹而已今者浮海小醜自送其死遽論以重賞他日或有犯境殘冦而有禦侮之功則何以加之敍

初尹元衡以　仁廟在位未逾年不附文昭殿人心憤鬱及　明宗當祔士論欲因此時並祔　仁宗公主張其議與大臣不合公入侍極言其謬誤以此忤大臣意

宣廟初即位禮官請遣官致祭私親廟称以皇伯父公在外聞之曰此與昌邑即位以太牢祀哀王同失矣及入侍仍論禮學不明致有初服過舉此言皇伯父之皇字藩國不當称宜先正名又請印布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使士夫習知禮學焉並諡狀

宣廟嘗語及　文宗遜迁事奇大升啓曰　魯山即位
世祖為首相輔幼主　魯山賜　世祖敎書曰予以成
王之待周公者待叔父叔父亦以周公之輔成王者輔
寡躬云盖　魯山以周公望　世祖而天命歸於　世
祖　魯山禪位而為　上王矣　上曰古事不能詳知
但見武定寳鑑則　世祖受禪及皇甫仁金宗瑞朴彭
年成三問被罪之事昭載矣對曰大槩載於寳鑑然一
時人有所記矣　上曰一度悉陳為可大升曰丙子成
三問事發覺其意欲復　上王而　世祖以　上王為

預知遷于寧越矣 上曰常時則在闕内耶大升曰在
於景福宮遷于寧越而其時鄭麟趾爲領相率百官請
爲處置乃遣禁都賜藥于寧越其公事在禁府矣當時
寧越人嚴 記其事而藏之金就文爲監司亦見之
云成三問之亂 上王預謀變關 宗社口不可言以
此成罪云夫請爲處置前史所無之事而敢爲之一時
雖稱名相而至今人以爲不祥矣又曰 成宗初年
文昭殿室數未備而乃敢遞出 文宗其時 成廟引
見群臣而問之群臣飾辭以對 祖宗朝事善則固當
萬世不改若未盡之之事則改之無傷 太祖殺鄭夢

周而 太祖襃贈 太祖盡殺王氏而 太宗立崇義
殿 世祖出棄 昭陵而 中宗復立 上曰所謂出
棄何物耶曰此臣子不忍荅之言也其 梓宮似若
出棄然矣當是之人潛為奉安而厥後旣復 昭陵又
賜祭于 魯山其時申鍴為祭官矣（論思錄）
公前後入侍經筵因文講説剖析精微依傳時事獻替規
益聞者歎服而不悦者亦多是時群才方進急於經濟
多所建明論議紛然公則請以立志而求賢委任責成
為大綱先務盖志在正本先敎化而後法制故頗與更
張之議相左而大臣尤不平時退溪先生已南歸與公

書論去就引張南軒與虞允文不合而去位不仕事以比之公由是決意退歸

壬申以宗系辨誣遂為奏請副使公以使事重不得已赴朝旋以事停使行辭歸鄉里行到天安郡猝患臂瘇到恭仁縣病彌劇儒士金坫公長婦父也自古阜馳來問病公曰修短死生命也不須關念但自少肆力文翰仍置意於聖賢之學中年以來雖有所得只以工夫不篤不副素志日以凜凜若接承古聖賢顏回有所商論則吾亦無愧但事業不及古人以是為嫌耳然天假以年得優遊林下與學者講求此亦一幸而病已至此奈何

坫問家事荅曰有薄田數頃子孫自當生活又曰君家有子婦無異吾家也吾欲就死病雖重尚可往赴也翌日命促行侍者以病革請止公曰吾不可死於公廨遂冠上轎至金家寓宿而卒顧語子孝曾曰汝性輕薄若涵蓄意思則吾無憂也言訖而逝方屬纊而忽疾風大雷電人皆異之並諡狀

前司諫院大司諫奇大升卒大升少以文學名世博覽強記氣槩豪俊談論能伏一座人既登第清名大著李樑用事忌之樂其職樑敗仕益顯士類推重以為領袖大升亦以經綸一時自負而其學只務辨博宏肆而已宗

無操存踐履之功且有好勝之病悅人順己故介士不合而阿諂者多趍焉其持論亦無循常而不喜矯革詆者尤不取之少時曺植見之曰此人得志必誤時事大升亦以植為非儒者兩不相許大升言植過失故植之學徒惡之其為大司成也薄諸生之供且以食無求飽為題使作箴以諷諸生諸生不悅多不就館者庚午年方論偽勳大升聞之獨曰乙巳之勳非偽且先王已定今不可追削邪黨以大升言為主識者頗不韙大升既與流俗不合又為識者所不取自 上亦待以尋常鬱鬱不得志棄官而去路得臂腫行至古阜村舍竟不起

人多惜其才調盖大升雖非宗才而英特過人其與李滉爭辨四端七情之同異累數千言論議發越學者是之 石潭日記

諫院啓曰奇某自少有志聖賢之學所見超詣與李滉往復書尺講明理氣之說發前賢所未發者入侍經幄所陳無非二帝三王之道一世推以為儒宗不幸有疾歸鄉中道而卒家世清寒無以為葬請官庀喪葬以示國家崇儒重道之意 上允之

公資稟卓偉志氣高邁年纔志學便以古聖賢自期博綜經傳輕究微妙旁通古今史傳尤邃於禮學有邦朝以

至家鄉情文常變儀節度數靡不探討析衷九流百家
異端之學亦皆泛濫求其指要最精於筭法雖專門名
家舉不能及蓋其穎悟過人觸處氷釋而然也執心高
明　已方正辭受取與進退去就必以其道廉而不劌
和而不流雖英氣發越而處身行事常主謙抑鮮有不
合中行者
公正色立朝士大夫望之若祥麟瑞鳳倚以為重及遭遇
宣廟久侍經幄惓惓以致君堯舜追蹤三代為心每入
對指陳傾倒非苐一義不談其論時事也務為本根久
大之規不膠於俗習不騖於虛遠必欲持滿而發待時

而動故於一時變通之論猶不數數然也至爭論上前曰此事後必不成已而果然蓋其宏綱大用素定於平日者然也

權奸濁亂之後士氣萎薾不振公特立其間師友仁賢接引後進激濁揚清确然若防之制水者數年時人以少己卯目之其有功於新政甚大既而與相臣不合解職還鄉其憂世之志則未嘗忘也壬申入朝雖因事赴召猶不忘初志欲少試而為之兆也既至而嘿觀上下景像退而歎曰國事已非矣自此益無意於進用方欲卷懷靜修益求其所未能訓誨著述以幸後世不幸年命

限之惜哉
公洞見道体其與退溪所論理氣之辨格物致知之義通
透博辯操戈入室退溪多屈已見以從之称其獨觀昭
曠之原退溪折衷朱子以後諸儒痛辨陸王似是之非
有所疑碍必問于公他門人莫望焉
公與盧蘇齋論羅整菴困知記所見之錯作說辨明以卒
退溪之志具在文集中
退溪之辭歸也 宣廟問朝臣孰為學問伊明群賢滿朝
而退溪辭以不敢知唯云奇某博覽文字其於理學亦
有超詣可謂通儒也但收斂工夫未至耳

或問於退溪曰奇高峰行處不及知處退溪曰高峰事君以義進退以禮何謂行處不及知處

退溪倡道嶺南而公遠在湖外其遇於京師者三焉其他則雖以書尺往復而已退溪謙冲莊重公豪爽俊拔氣像又不同而然公服事退溪語嘿動靜惟退溪是式退溪之門從遊者累百而及其契許推薦雖公是先蓋其常弦相益宮徵相合殆曠世相遇矣故後來諸儒以為不但公宗取裁於退溪退溪亦多見益於公云又謂公之於退溪若橫渠之程氏西山之於晦菴斯言得之矣

並諡狀

鄭介清往拜奇大升請師事之大升曰汝文理已通何必學於他人拒而不納介清辭退坐客問大升曰公何拒之甚耶大升曰不見其容貌乎決不可親近者也己丑記事

壬申南歸一時名勝出餞江上座客問士大夫立朝有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公答曰幾勢死三字足以盡之其意蓋謂先審其幾知時識勢守死善道也聞者歎服

公之在臺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及其退歸也未嘗為疏章其意不欲為越位無益之説也公沒後許篈為史官始抄出奏對之辭為論思錄二卷並退溪問答三卷文集若干卷行于世其文不事摸擬雕飾而氣力宏大典

則峻嚴尤長於碑志簡牘信有德之言也（並潛谷舊錄）
今舉多得人有奇大升者學問人物過於前所聞 聖朝
得此儒用宗斯文大慶也
公以英拔之氣棟樑之具未出而名播遠邇始出而一國
盡傾長途逸駕發軔伊始而身非有如滉之病持此欲
舍而退藏時人肯舍公哉
明彥直是奇士但其為學初從駁雜處轉身來猶有轉未
得底而遽自主張太過略無虛心遜志却步求進之意
深恐難於造道之極致也
滉甚重明彥之為人其既得了又退加工只此一事人所

不及處但其豪氣未除於義理之學尚未見細意研精
才見人說話有不合已見處便奮筆作勢一向攻他胡
說將去似有立己求勝之意恐此不是小病洪古許多
志學之士所以不至於大段成就者其患盡在這裡況
自度前所與渠書頗竭底蘊乃略不虛心思繹力主本
說如此此難以口舌爭也

明彥書二紙辨說一冊送呈其人辯博如此志氣又如此
將來未可量也可尚可尚但患前著宗工夫端的田
地全未下手脚只恃超詣之見絕倫之才一向胡說將
去非但不許令人容一喙併與前賢與己異處輒加非

意深恐下梢弄得來無收殺未能大有成就也然謬說
有所偏重處賴其言而修改甚得益力
彥明彥仲書來極有議論其四七之辨別作冊子將鄙說
逐條論說援引指摘鋪張羅絡浩汗汪洋騁辯馳辭如
懸河盪海不可度測真奇才也真益友也其大意則只
如與靜而書而加敷衍搜獵卓犖恢宏耳
明彥書甚可歎賞其攻吾輩之失不爲全非亦不能全是
鄙說中如善惡未定等語吾未見明彥書之前嘗已自
覺其未安今得明彥所駁而覺得未安處亦非一二於
此益知朋友講論之有大補也

與明彥辨論果有之此人有奇才雄辨今世難得其比雖
有性執強爭者亦是不肯同豪氣所致不當以此小之
但於斂約細密處終欠着力爲可慮耳
明彥雖不能沈密甚不易得吾於此人所得亦多矣
四七理氣之辨明彥舊亦疑其說之誤力加排擯近在湖
南寄書來自言子細參考始知其非誤曰著總說後說
二篇來其言粹然一出於正乃知人眼目旣高不以先
入爲主而能翹然獨得於昭曠之原如此又其間指說
出淺辨語有病處亦中理皆可尚 並退溪集
今擧多得人有奇大升者學問人物過於前所聞 聖朝

淂此儒用宗斯文大〻慶也

大司成奇大升明彦來訪談論文字允論語大學綱目肎綮處皆從吾言學術通明當代罕儔甚可樂也心地亦質直

奇明彦來玉堂與副提學盧公共論羅欽順困知記盧以困知記之言為至當而無以議為奇明彦辨其混理氣為一物背朱入禅之罪奇之辨為淂其宗矣

己巳五月二十三日手書奇明彦困知記論快哉快哉真所謂攻其心腹向我所辨特枝葉耳

壬申十二月二十五日曰鄭澈所傳乃知奇公大升之逝

驚悼罔已斯人志氣不群慷慨趍事而好善惡惡特學好古又能文章可謂瑚璉之器而世所稱罕之長村但劉果自用易其言語譏誚耆老大為舊臣擯語所惡盖銳氣未消磨而有遽痛哭之病也並柳眉巖公日記

高峰畫室在好賢坊洞常於春時送奴取龍門山蕨菜乾燥于庭以為過冬之用乃詩所謂我有旨蓄之意其於鄉居可知常以牛旁菜煮熟送於我寄簡云此野人之味士大夫不可不知

丁卯五月 恭懿殿未寧 明廟令政院考服制以聞時退溪在京以為在禮嫂叔無服自 上合無服衆莫敢

違奇高峰以遠接從事退溪入城曰 仁廟君臨一國
今 上自有繼體之服豈可援嫂叔之禮乎退溪聞而
思之曰明彥之言是也倉卒失對吾不免罪人云此言
朝廷皆已知之故丁丑年十一月國喪雖有一二異議
定爲繼體之服上下無間高峰之精詣退溪之服義一
國賴之其利博哉（並梧陰雜記）
奇高峰以禫前白笠爲非禮在朝請依古禮縞冠而不行
識者惜之（松文忠公集）
奇高峰大升湖南人士之最傑出者其學問高邁文純公
極其推奬受知於 先王未究其用而卒自公之歿湖

南無一人用於朝者公嘗言湖南士子氣習漸至陵夷若過數十年則並與科第而不多出矣至是公言果驗抑先見其徵耶瑒川[illegible] 毓萃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六

曹植 文貞公

字楗仲號南冥 人弘治辛酉生 中宗朝以薦授 獻陵叅奉不起 明宗朝超陞六品壬子以遺逸徵拜丹城縣監不赴其後屢 召不起丙寅拜尚瑞院判官謝 恩即歸 宣廟朝除典籤亦不就壬申卒年七十二 贈職賜謚

自爲兒靜重若成人不逐輩流與戲遊美之具亦莫肯近其手年八九歲病在席母夫人憂形於色公持形立氣紿以少間且告之曰天之生人豈徒然哉今我幸而生

淂為男天必有所與吾豈憂今日遂至矢役乎聞者異之稍長於書無不傳通尤好左傳柳文以故為文竒峭有氣力詠物記事初不紕經意而辭嚴義密森然有律度回國學兼士献藝有司有司淂對語大驚擢置帯二等三者九三焉學古文者争相傳誦以為式（成大谷遺稿中集）

年二十五偕友人肄舉業於山寺讀性理大全至㝷齋許氏語有曰志伊尹之志學顔子之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先生於是惕然警敎憪然自失始悟從前所趣之非而古人所謂為己之學者盖如此也遂喟然發憤竟夜不就席遲明揖友人而歸自是篤志冥學

堅苦刻勵終日端坐夜以達朝者累年旣已博求經傳
旁通百家然後歛繁就簡反躬造約而自成一家之學

東岡金宇顒撰行狀

公智明識高審於進退之機嘗見世衰道喪大教廢弛賢
路崎嶇禍機潜發不就試不求仕退居山野自號南冥
名其所築亭曰山海舍曰雷龍最後得頭流山入水窟
雲洞架渴八九椽扁曰山天齋 墓誌

李蓂嘗出使嶺外蓂曾以喜讀中庸爲時所推以書抵先
生論義理疑處答曰相公以植棄舉業入山林意或稍
學有見而不知被欺已多矣此身多〻病辭勤避寀有深

竟卷卒爲乙巳元魁 行狀

除丹城縣監其辭職疏并論時政有 慈殿塞淵不過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不過 先王之一孤嗣天災之百千人心之億萬何以當之之語 明廟以寡婦二字語涉不遜震怒幾欲罪時尚成安爲左相使余抽宋史英宗記出歐陽修告慈聖太后陛下深宮之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之語曰當以此救解明日詣闕啓曰某專襲古人告君語極言國家孤危之勢非慢語也 上竟不問 淸江瑣語

明廟末年 命吏曹擇六條俱備之人其目曰經明行脩

時判書閔箕啓曰六條俱備名號太過請只以經明行
修改捧 傳旨 上允之所薦六人一齋李恒居泰仁
大谷成運居報恩前叅奉林薰居山陰進士金範居尚
州生員韓修叅奉南彦經則居京皆除六品壬子遺逸
在世者惟南冥并驛 召入對于思政殿 上問以治
道其問目書之二紙面一副置 御案一副降賜承
召入使之隨問以對諸公皆略以對 旨獨南冥啓曰
臣所願陳者在於 上問之外 上曰第言之乃曰自
二十年來民生日以離散村落漸以蕭索此臣未解也
因言君臣間不可不和平 上問古人非三顧不出草

廬者何義南宜對曰此諸葛亮之事料必不敢當故甯
然諸葛亮經營幾五十年僅成鼎足未能興復漢室則
其才亦未可知也示余時以右史入侍見觀馬善南宜
屢徵不起故 上以三顧為問而南宜之對亦以不敢當
為辭並清江瑣語
以尚瑞判官入對前殿 上問治亂之道對曰君臣情義
相孚可以為治問為學之方對曰人主之學出治之源
而其學貴於心得上稱善
隆慶元年 宣 嗣服有 旨召謝綸有 徵命又辭
奏疏請敕救急二字以代敕身陳時弊十事二年被

呂辭又上封事言為治之道在人主明善誠身明善誠身必以敬為主曰極陳胥吏姦利事乆之授宗親府典籤又辭辛未又餞　上賜之粟以書陳謝曰言累章獻言言不施用辭甚切直墓誌

辛未十二月先生患背疽壬申疾革諸門人侍坐先生曰我非學者平生多俠氣但濟以學力身量狹而才小似不能當大事但愛人好善欲得許多人各付許多事我却要退坐為其無才故也謂守願請曰萬一不諱當以何號稱先生曰處士可也此吾平生之志若不用此而稱爵是棄我也若金海墓碣稱令人者以次石所立故

也吁仁弘字題曰書壁敬義二字以切要云云學者要
在用工熟熟則無一物在胷中吾未到這境界以死矣
字顒請東首以受生氣先生曰東首豈能受生氣每三
請之且言正終之說先生許之曰君子之愛人也以禮
遂東首 錄行
公天資英達兕宇高峻端嚴直方剛毅精敏目無淫視耳
無側聽常潛居幽室足不踰門墻之外雖連棟而居者
罕得見其面聽雞晨興冠頂帶腰正席尸坐肩背竦直
望之若圖形刻像佛床開卷心眼俱到默觀而潛思口
不作咿唔之聲齋房之內寂然若無人威儀容止舒遲

閑雅雖在忽卒驚擾之中不失常道賓侶之就省者見公神色峻厲簡默少言必斂容曲膝悚然敬畏終莫與之閑語諧笑其於家莊以莅衆閨庭之間內外肅整其室婢之備近侍者不斂髮正髻不敢進雖其配偶之尊亦然聞人之善喜動於色若已有之聞人之惡或一見避之如仇取友必端其人可友雖有布褐尊若王公必可禮敬不可友官雖崇貴視如土梗恥與之坐以此交遊不廣藻鑑洞炳人無能瘦匿有新進少年踐清班擅盛譽公一見告人曰觀其挾才自持乘氣加人異日賊賢害能未必不由此人其後果登崇位陰結兇魁逞法

行戚士類殲焉又有士子有文才未荐其人陰猜媢嫉
仇視賢人公偶見於群會中退而語友人曰吾察於百
字之間得其爲人貌若坦蕩中藏禍心如使得位逞志
善人其殆乎友人服其明

公天性篤於孝友居親之側必有婉容其在服哀慕泣血
不脫経帶晨夜身未嘗不在几筵之側雖遘疾亦莫肯
退就服舍有吊慰者必伏哭拜荅而已未嘗些與之語
戒僮僕喪未終勿以家事冗雜者未諮與弟桓友愛甚
篤同居一垣之内出入無異門合食共被怡怡也捐家
莊分與兄弟之貧乏者一毫不自取門人遭死喪之戚

痛若在己狂奔盡氣如救水火輕出貨力猶棄粃粺不能忘世憂世傷民每值清霄皓月獨坐悲歌歌竟涕下傍人殊不能知之也

公每值國諱不聆樂啖肉一日有二三名官請公會佛寺張飲公徐言曰某　大妃諱辰今日是也諸公豈偶忘之耶左右失色驚謝亟命退樂去酒肉其再行乃罷 并墓誌

其讀書不曾章解句釋或十行俱下倒功已處便領略過常佩金鈴以自警省號曰惺惺子蓋喚醒之工也嘗以滿盞貯清水而手捧之終夜蓋持志之事也又有短屏

畫先聖先師遺像常置几案上每對之肅然侍坐而
淺先焉嘗模畫神明舍為圖以寓目存警其銘曰太一
真君明堂布政內冢宰主外百揆省承樞出納忠信修
辭發四字符建百勿旂九竅之邪三要始發動微勇克
進教廝殺丹墀復命堯舜日月三關閉塞清野無邊還
歸　尸而淵其革帶銘曰舌者泄革者結縛生
龍藏漠冲其劍銘曰內明者敬外斷者義其反己內脩
篤信自力類如此
常繹論孟庸學近思錄等書以培其本以廣其趣就其中
尤切己處更加玩味仍舉以告人最淺特提敬義字大

書窓壁間嘗曰吾家有两箇字如天之有日月萬古而
不易聖賢千言萬語要其歸都不出二字外也學必以
自得為貴曰徒靠毋子上講明義理而無宗淂者終不
見受用
常講學者曰為學要先使知識高明如上東岱萬品皆低
然後惟吾所行自無不利又曰遨遊於通都大市中金
銀珍玩靡所不有盡日上下街衢而談其價終非自家
家裡物却不如用吾一疋布買取一尾魚来也今之學
者高談性理而無淂於己何以異此又曰恒居不宜與
妻孥混處雖資質之美回循汨溺終不做人矣

嘗謂諸葛孔明為昭烈三顧而出欲為於不可為之時顧未免有小用之憾若終不為昭烈起寧老死於隆中天下後世不知有武侯事業亦未為不可矣尚論古人不拘前言更求一段新義往往如此並行狀

所居書室皆施丹艧蓋取其明淨也宇顯嘗問丹艧恐非寒士所宜願不必如此先生戲云吾却有富貴氣不似爾苦淡模樣也

晚歲嘗自言吾學古文而不能成退溪之文本是今文然却成熟譬之我織錦而未成疋難於世用渠織絹成疋而可用也

嘗愛閣寔山之明鏡臺往来棲息者累年常閉門獨坐省
書達曉靜默終晷有寺僧言其所處之室終日寂然無
聲但時聞以手指撫書葉微有聲曰知其讀書也
一時名士如聽松大谷東洲黃崗李希顏松溪申季誠皆為知
已友成叅奉遇郭司諫珣交契亦厚二人死於乙巳每
念之未嘗不流涕與人語必嗚咽哽塞至死不忘與三
足金先生大有交道最深嘗以天下士許之三足家富
其卒也先生視之三足念先生貧遺令諸子歲遺之
粟若干以示先生先生不受以示復之曰於光亦不受
此人劉道源所以胡康侯至死貧不言其辭受之不苟

又如此

婚姻喪葬祭祀之禮皆略倣家禮而其大義其節文不求盡合其執親之喪哭泣三年身不脫衰足不出廬於婚禮則以國俗行禮於婦氏不得行親迎一節只令婿婦相見於廳事行交拜之禮蓋以是為復古之漸也又於婚喪不從俗談高排果床一時士大夫之家多有化之者而風俗亦為之小變矣

字顒初見先生求教先生曰沉潛底人須剛克做事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事皆透過又曰公力量淺薄須做人一巳百人十巳千底工夫庶可耳

癸亥請教先生舉古語誨之曰行己之初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又曰丈夫動止重如山岳壁立萬仞時至而伸方做出許多事業譬之千鈞之弩一發能碎萬重堅壁固不爲鼷鼠發 並行錄

有人問使先生得行於世做得大事業否曰吾未嘗有德有才而不長豈得當了事但尊舊相獎後輩推拔多少賢才使之各效其能坐觀其成功吾庶幾云

或言今之科舉決不可廢者先生曰古有選士法士比肩而出者皆良才譬如養得林木棟樑楹桷之材靡有不具比株而伐之以搆大廈養之有道而取不遺材自無

不足美並行狀

宣祖五年正月處士曺植卒植字楗仲性狷介少業科舉而非其所樂一日於漢都訪成守琛守琛搆屋白嶽峯下謝絶世故植樂之遂歸鄉不仕居智異山下自號南冥取與不苟少許可常危坐一室遇睡思則按釖不寐釖首有銘曰內明者敬外斷者義閑居既久澄汰欲念有壁立氣像聞人之善好之聞人之惡嫉之鄉人之不善者視若浼然故鄉人不敢干謁只有學徒從遊皆心服焉 明廟朝與成守琛同徵拜丹城縣監時權奸當國詿誤 文定王后使士林喪氣雖托公論薦用遺逸

只是虛文而無宗故植無意於仕宦曰上疏辭職兼陳時弊　明廟末命薦經明行修之士植與李恒成運韓脩等同被徵拜六品官引見問以治道植竟辭官而歸恒拜林川郡守赴官植戲之曰李措大一朝做郡守焉知不為禍階乎植做鄉清名益播今　上朝屢拜官皆不就只上疏陳時政得失而已臨終謂其學徒曰後人以我為處士則可矣若目以為儒者則非其實也門人有請益植曰敬義二字如日月不可廢一其妾泣請入訣竟不許而卒訃聞臺諫朝臣請易名以示褒奬　上以無舊例不許只命賜賻物門人多介士而金字顒鄭

仁弘鄭逑最著

曺先生次花潭詩第一聯曰要把丹心擬此世誰回白日照吾身其憂世欲濟慨然傷感之志溢於詞表而道不遇時沒於岩穴夫豈本心哉或者直以其不仕爲先生病目之爲一節不亦異乎不仕爲一節則陋巷之顏儒上之閔皆斥而外之耶 宣廟朝大臣李鐸奏於經筵曰如曺某亦近世遺逸除拜不過冗官終未吐一言而死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斯言近之也 澗谷集

一齋與南冥皆少日友也承 旨時同會於一處南冥語必譏一齋曰恒之乃大儻賊也我則爲汝大儻輩所引

随見於供掐者也嘗六條人 命呂時議者以為當今林下之賢無如曹某請並呂而来故南冥向一齋有随見供掐之語蓋善謔也聽松亦少與南冥同志相善甚聽松之亂渾浩原於余同榻崔溫也余問兩先生相推重之意浩原曰家公見南冥丹城疏則鋒穎太露乃曰久與楗仲遠離謂其大進已混成果如此辞氣則猶未盡耶

李縣監希顏曹南冥皆以遺逸擧用曹屢徵不應李前後三命曹以詩贈之蓋譏辞也山海亭中夢幾回黃江老漢雪盈腮半生三度朝天去不見君王面目来山海曹

亭號黃岡蓋指李也北靖江瑞語

我國人近古通士庶好買倭獺皮爲披肩即俗所謂耳掩也競以色黑者爲尚多故高直以販而倭人坐收其利我國綿布盡被敵土良可痛甚南宜曹公於丙寅承召時極言朝紳曰加痛革自是其弊絕焉

曹植遯世獨立志行峻潔真是一代之逸民也第見其論著則於學問無宗見所上疏章亦非經濟之策雖使行乎世有所施設未必其成治道也門人推重至謂植道學君子則誠過其實矣雖然近代所謂處士者終始完節壁立千仞如植比無幾星宫南師古曾語人曰今歲

處士星無光不久而植殁植可謂應時非常之士哉

上謂侍臣曰曹植李滉弟子有立朝者乎金宇顒曰曹植不以師道自處其往來者吳健崔永慶鄭仁弘輩也小臣亦遊其門矣　上曰曹植教爾者何事爾之所做何切宇顒曰臣誠不能做工若植之所教則以救放心為務又以主敬為救放心之功　上曰救放心主敬皆切己工夫也（並經筵日記）

奇大升曰曹植氣節磊落可謂壁立千仞可以激頑立懦而學問則有不循規模之病矣（論思錄）

成大谷曰斯人吾不敢與之為友仰之若喬嶽敬之如嚴

師

宋圭菴曰先生脫然欲學聖人便罷試擧用力敬義緊把得定之不以一時超向為進退（並年譜）

南冥聞河宗嶽妻失行事與龜岩論議不同至於絕交時蘊齋丁外憂守制尚州聞之曰南冥平生不受官爵高蹈物外一婦人失行有何所關而乃與朋友絕交此不可曉南冥門人柳宗智即以蘊齋之言告南冥南冥曰蘊齋只聽傳聞之言不深知我之本情故有如是之云云（月汀漫錄）

曹南冥尚節義有壁立千仞之氣隱遯不仕為文章亦奇

倚不凡如請看千石鍾非大叩無聲萬古天王峯天鳴
猶不鳴不徒其詩韻豪壯亦自負不淺也獨怪其一傳
而仁弘做得許多刑殺壞了百年倫紀甯然龜山之於
陸宗奈何乎哉晴窓軟談
曹南冥與退溪同時而南冥遯世之標早著固俯視退溪
矣退溪謙冲自守絕不談人物長短時事得失惟於闢
異端處未嘗退讓見先輩名儒立言或過恐流於異端
則必力加分析而折衷之如徐花潭朴松堂所學人不
敢議而退溪辨之不置至於晦齋雖是一代名臣而不
知其學之邃退溪表而出之與寒暄一蠹靜菴並舉稱

為四賢當時學者心服退溪故不敢異辭國論定矣至於南冥退溪見其論議氣習不無流弊不得已而略容点化之語所謂尚奇好異難要以中道等語蓋恐道之不行賢者過之或流於他岐耳南冥門人寡尚東崗皆從退溪問學不以為嫌獨鄭仁弘剛厲好勝積憾於退溪及其假寵昏朝威權震一國則敢詆論兩賢之非泥其同道鄉校從祀者十餘年畢境仁弘罪惡滔天八十之年伏刑都市其忌克之論不足為兩賢之累而南冥之學一轉而為仁弘迷君喪邦流毒至今不啻如荀卿之於李斯則退溪當日有所隱憂至是而始著亦可謂

後學之蓍龜矣 澤堂集

或問南冥於葛川葛川曰南冥豈吾東方再生之人物乎

近有人自南冥所来言湖南奇斯文曾與滉論四端七情書札往復事南冥極以為非至以欺世盜名目之云此言真樂石此言甚可懼此是吾輩中人乃有此等語況他人耶

適得南冥曹楗仲書云近見學者手不知洒掃之節口談天理計欲盜名而用以欺人反為人所中傷而害及他人豈非先生長者無有之訶之故耶其下自為謙辭而欲令滉十分抑規之此雖不知所指為何人而其言未

免有墮落一偏之弊然而自吾輩言之寔不可詞人而
當自詞耳何也吾輩中心願學初豈有盜名欺人之意
但立志不篤遵道中廢往往口談天理之際游彝已不
禁四馳矣而在我日用躬行之寔一無可靠處然則雖
欲免盜欺之責何可得耶故南冥之言真可謂爲吾輩
藥石之言自今請各更加策勵以反躬寔踐爲口談天
理之本而日事研窮躰驗之功庶幾知行兩進言行相
顧不得罪於聖門而免受詞於高世之士矣南冥吾與
之神交久矣當今南州高士獨數此一人但念自古高
尚之士例多好奇自用其見卻說得無諸喉之不足以

采用耶
同異之論来書盡之無復改評顧滉與南冥生並世而未
與之相接常切慕用之私今其起應 召命又見其合
於君子隨時出處之誼其視滉老躓病廢膠着一隅於
將獲罪者一何相去之遠耶因来書語及其人不勝歎
尚
鄙人於南冥花潭皆素所慕用之深豈敢妄肆訛斥惟不
欲阿私所好而溢為稱譽故有下帷之評未淳之論今
毀公徒以所尊所師之故猶懷不滿於此言然則其意
必欲推而上之以躋於孔孟程朱之列而後為足耶

南冥一齋爲人未易以一語斷了自古處士出世例多議論今之紛紛亦何足怪哉然各其人有以取之眞可式惧耳

雞伏堂銘跋尙錄云但其說曠蕩玄邈雜於老莊書中亦所未見旣未嘗學焉敢議及其人固非尋常而其學又雜學也

曹南冥遊頭流錄觀其遊歷探討之外隨事寓意多感憤激昂之事使人凜凜猶可想見其爲人其曰一瞬之無益曰向上趍下只在一擧足之間皆至論也而所謂明哲之幸等論眞可以蔽千古英雄之歎而泣鬼神於冥

冥之中矣或以其尚奇好異難要以中道為疑者噫自古山林之士類多如此不如此不足為南冥矣若其節拍氣味所從來有些子不可知處斯則後人必有能辨之者（並退溪集）

先生嘗言南冥宲加莊周一層所見林公薰曰令子昂等撤毁淫婦家恐不當莫如獨採戎薇蕨也先生曰此言甚當（溪山記善錄）

張顯光　文康公

字德晦號旅軒玉山人嘉靖甲寅生　宣廟朝以才學被薦初除㕘奉　仁廟及正屢拜憲職歷司業承旨吏曹㕘議㕘判大司憲工曹判書右㕘贊丁丑卒年八十四

許公潜出牧星州見寒岡鄭先生問南中好學之士鄭先生曰孔子之門好學者顏子一人此豈易言哉有張顯光者求學知道他日爲我師者此人也

爲報恩縣監門人鄭四震請問出處之義先生曰學而優則仕有禮意則仕家貧親老則仕不仕有二取欲潔其

身亂大倫一恥也欲假其名索其價二恥也既之縣與
父老約月朔月半之會令各言民瘼闕失補益糾正敦
孝悌勵廉恥尊德行黜敗俗皆移風善俗之大法也
拜掌令時李适作亂 上南狩及适敗死 車駕還都先
生不及行在而追至都下 上即引見問為政對曰此
在 殿下一心振作日新 上称善特厚賜之旋拜執
義上疏辭之因言恭儉節用敦德省刑既出謝 上引
見言人心世道之難合先生曰自古無不可變之人心
亦無不可回之世道此在聖君賢相相與有為而已也
上曰中外人心多惡為之奈何對曰四方已困於前時

殘暴之政愁痛未蘇都下新經大亂騷屑未定互生疑貳下惻怛之教以示勤恤之意則人心定矣侍列者有以反側者為言先生曰今愚民潛消黙化於大度之中則反側者自安都城四方之本都民定則四方定矣

上為之尊賜之加厚

相國李文忠公元翼問時政先務無他荅但曰有一言今者國之大患在疑相國退而語人曰賢乎可謂善於相時者也時功臣等暴得大權心畏惡所忌者皆殺之士大夫重足側目人心大壞先生引對進言多此意也

丙寅拜大司憲上疏言建極之本又曰志卑則道卑道卑

則事業畢事業畢則人不服人不服則隣國不畏天地
鬼神亦不佑矣引見又壞天德王道屢百言辭出 上
送之曰見世子有所敎誨也
戊辰拜吏曹叅判不就上疏曰 殿下不忘危不忘亂不
忘亡然後可以盡君道雖臣能忘其身能忘其家能忘
其私後可以盡臣道
拜工曹判書時以 章廟祔廟之礼爭論者皆得罪先生
上疏曰 殿下於所生所以致孝者旣盡矣而人且疑
其過於礼也況入 廟在古無可據之禮此欲孝而傷
孝欲仁而害仁也 上不聽

丙子拜知中樞有 旨命禮意甚重先生至中路上疏辭
疾 上賜藥物先生又上疏謝仍言朝廷不和之弊屢
百言有曰宇宙間一道理而已善惡各一類邪正各一
類是非各一類善惡邪正是非未聞並立並作並行而
此道此理不悖者也

十二月有南漢之變先生以為 行朝阻隔命令不通通
諭州郡父老各擧兵勤王又出力以助餉闕南漢解圍
先生辭先人之墓入立嵒山居立嵒在東海上改名立
嵒曰立卓嵒蓋寓意也

先生沉潛渾厚之積崇深愽大以韜晦自隱為貴所著述

甚多而雖家人子𢋨亦莫之知如易學圖說啚書探

易卦拈說經緯說晚學要會宇宙說跋後乃出之有宇

宙要括録疑俟質耄戒諸書

金長生

字希元號沙溪繼輝之子嘉靖戊申生 宣廟戊寅以薦除昌陵叅奉累典郡邑 仁廟反正拜掌令歷司業執義工曹叅議刑曹叅判辛未卒年八十四

先生自幼性行純篤心無外慕動止自矩及長師事宋龜峰翼弼又事栗谷李文成公絶意功令委身於學勤勵精進文成甚重之在諸生中期待特深 清陰金尚憲撰墓誌

辛卯出監定山縣蘓殘補弊一以忠恕為政壬辰倭奴入冦戎事旁午民伍凋弊先生策應撫綏各得便宜士夫家避亂而至者亦盡心周恤以故吏民安之而覊旅者

忘其流徙馬方伯以悃愊無華爲政不煩寢啓之
拜戶曹正郎時天兵南下先生調度糧餉于湖南竣事復
命未幾以事免寓居于海西黃鳳之間時新經大亂士
學廢弛先生日與門人子弟讀誦刮磨窮晝夜不倦尤菴宋時烈撰行狀
辛丑朝廷設局校正周易口訣先生以安城郡守被召入
拜宗親府典籍有病不果供職及鄭仁弘用事時事大
變先生不樂在京遂歸連山田舍谿谷張維撰神道碑
癸丑李爾瞻希光海意謀殺永昌大君璜以及　母后會
無賴子朴應犀等殺掠行商事發被逮誘應犀等使

援永昌搆成大獄時先生庶孼慶孫平孫等並初鉤引拷死俄傳屍論逆律蓋爾瞻輩欲必延及先生也先生闔門當坐親舊震慄或謀所以紓禍者先生夷然不以爲意但曰死生命也豈容人力於其間哉會有司言法不當坐又因大臣議事遂已初光海親鞫因問應犀曰金某亦與知乎應犀曰某是賢者某等有謀猶恐其聞知也及鄭浹誣服問對亦如之自是屏居田廬杜門不通外人惟左右經書潛玩以自適行狀

癸亥反正首除司憲府掌令 下教曰予熟聞金某名常願一見其亟召來先生上疏自陳老病乞解再下溫諭

徵以安車不得已力疾赴 命未至 御札促呂先生

入京又辭不許墓誌

先生貽書諸元勳曰擎天浴日之功遷出於諸公之手正彝倫於既墜扶國步於將亾此誠不世之義舉也第念始作非難有終惟難若不能善後人心觖望則議者必曰當初義舉非為 宗社為富貴功名而已則豈不大可惧哉人主初服惟在輔導之如何我 新宁春秋鼎盛玉質幼彰此正命哲命吉凶之幾也宜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涵養薰陶成就聖德期致之於三代之上然後一世之能事畢矣又曰今日生民如解倒懸飢渴之

甚易為飲食孟子所謂事半功倍者此其詩也若復曰
循架漏不汲汲極濟則其何以大慰之顒望哉亂後病
民之政科舉之斂盡皆　免改正貢案量入為出杜塞
防納永絶施棄如此等事當如救焚極弱不可緩也又
曰賊臣當國幽廢　母后數滅天常罪宗滔天然按獄
之体不可無差等之別五刑五流輕重殊科持　審權
務得其中毋或乘快致有濫傷之失可也或以五王之
遺禍為戒此非君子之言也王者用法惟視情罪之如
何豈用私意哉又曰為今之計莫如絶偏係開公道無
論彼此而惟賢是用校量長短而惟冤是適百僚寅協

期見至治不亦美哉又曰曩日之貪饕征利可言者非一而惟是銓選科舉刑獄之類率皆賄成朝廷之濁亂生民之困悴職由於此正始之初宜以清化源革痼弊之說曰啓迪於 聖聰諸公亦宜清愼自律激勵朝著毋踵靖國三大將之所爲則公私幸甚諸公得書歎服遂達 睿覽 上亟稱善以爲至論

上將親祭于私廟廷臣議祝辭禮曹判書李公廷龜副提學鄭公經世與諸大臣皆以爲 上以親孫繼 宣廟之統與旁支爲人後者不同旣不考 宣廟則於私親無二考之嫌當稱考自稱子先生以爲不可上疏曰帝

王之統雖兄之繼弟叔父之繼侄皆有父子之道焉春
秋曰躋僖公夫子之微意可見矣四傳之意皆以僖公
父視閔公是皆以相繼為後為夫子也漢宣帝以其所
生父尊為皇考范氏曰宣帝於昭帝為孫則私其父為
皇考可也而議者終不以為是者以其小宗合大宗之
統也程子亦曰亂倫失禮固已甚矣宣帝以孫行入繼
大統為昭帝之後則不可以私親上繼於祖明矣今
聖上繼承　宣祖之統而又以私親上繼　祖廟則正
所謂以小宗合大宗亂倫失禮者也且既稱之為考必
為三年喪豈有入承大統而為私親三年之理乎議者

謂宣帝於史皇孫稱考而又加皇字名位大隆故程子謂之亂倫失禮非以考字爲非也夫皇字乃大字顯字之義卽虛字也程子之意只爲稱親不可加考故立言如是也議者又以考位之闕爲辭然帝王之家只以承統爲主雖叔繼侄兄繼弟亦有父子之道焉豈可爲考位之闕也議者不能精察輾轉謬誤臣切惑焉今當依程子說稱叔父稱侄名義有明據似無疑矣並上狀

他日入侍 上慰諭甚備仍曰日者疏辭甚好而朝議已定故不能從深用未安先生拜謝仍出懷中奏劄以進略曰帝王爲治之要莫先於學問學問之道無他須將

賢聖之言講求義理之當躰之於身驗之於心使本原虛明澹若止水及其幾動之際精察公私義利之分克私猶恐不猛擴善猶恐不廣則日用云爲之間自然天理流行人欲淨盡此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已復禮子思所謂戒懼謹獨孟子所謂收放心擴四端者也千古聖賢相傳旨訣不越乎此況人君一念之間國家之治亂興衰係焉可不懼哉 上嘉納之（同春宋浚吉譔諡狀）

遂臣建請特設成均司業以處先生使訓迪多士且俾輔養元子先生懇辭不獲每於胄筵文義之外隨事規勸

元子甚敬重焉入侍經筵力陳老病不能從事之意且
曰非常之任必待非常之人臣則決非其人矣 上曰
師儒之職必須長者然後多士可以觀感近來士習異
前故以此相煩矣後須申前請 上再三勉留未幾請
故掃先塋 上曰好往還勿爲久留 陛辭日特宣醞
慰遣之仍令本道備給祭需 元子亦面語丁寧願勿
久留先生旣歸省墓即拜疏陳謝兼以沿路凶歉之狀
及民間疾瘼條列以聞 上又優納焉
甲子二月李适反 大駕南還先生迎拜於公州賊平還
都 上教曰從此入京教導 元子可乎先生不敢辭

入城拜司憲府執義三辭不許因請暇還鄉六月上萬
言疏條陳十三事曰立大本恢旧業遵洪範講小學盡
聖孝敬祀典親九族軆群臣曰觀此條陳實是修身救
弊之策敢不服膺而力行哉並行狀
九月特陞工曹參議時憲府因治內奴事涉 慈殿上下
嚴旨政院封還 上又命推考政院先生因辭職疏陳
其事言此雖少失終必至於以私滅公 上優荅之尋
赴 召遂臣言金某旣來宜令出入經幄且使侍講元
子 上曰令陞秩可別立稱號遂改號為講學官神道
碑

拜同知中樞府事乞暇還鄉臨行拜疏略曰臣一離京輦永隔天表伏願 殿下益懋聖學益進聖德以正大存心而絶偏係之私以明斷制事而戒優遊之失任人唯觀實地而無眩於虛僞接下務盡誠心而勿事乎表襮毋厭逆耳之言毋輕守道之士採納務博財擇務精毋主先入以格群議毋拘常規以失事機奮發大志克臻至理則臣雖枯死草萊更無遺恨矣

丙寅春 上遭啓運宮之喪先生赴闕進慰留旬日請告徑歸政院啓曰金某將下去當今宿德無出其右雖在山林固當招致而今者旣來遽還 聖上貪賢好德之

誠似不當任其去留不知其亡也 上命留行而先生
已去矣上疏辭謝且曰勉抑至情俯就中制頗接臣僚
講究變礼臣亦欲有所論列而當初疏章略有所陳不
敢更瀆於哀疚之中時私親服制或云當三年或云當
齊衰杖期或云當不杖期論議紛然終歸於杖期先生
以為非是故疏中及之
先是寧越郡守朴知誠上疏請立私親為稱二廟喪三年百
官從服其徒李義吉相繼投疏力主追崇之論先生以
為此古今變禮一或差失悔不可追遂參互經傳考擬
今古為書以與朝中知旧略曰朴疏引儀禮為今日之

證按儀禮及圖式之意正統繼躰之子早卒或廢疾不
立其子或繼祖或繼曾祖爲其父若祖當斬也故鄭氏
曰宜嗣位疏又曰祖與父合立廢疾不得立已當立受
國於曾祖考夫旁支入承與正統繼躰有異今大院君
不可謂宜嗣位合立而　主上亦與當立受國於曾祖
者不同也今引而證之殊失經旨矣朴疏曰子不可以
父之貴賤擇而取捨之也夫以旁支入繼大統者事躰
至嚴自不得顧私親非所謂取舍之也朴疏又證以天
子建國諸侯奪宗之說云者如漢之蕭曹始爲諸侯則
雖支子當奪長子之宗移之於已立廟於所封之國也

故漢人謂奪宗者父為士庶子為諸侯奪宗嫡主祭祀
也此豈人君為私親立廟之意也設若 宣廟在世抑
主上為世孫則為 宣廟之後乎為大院君之後乎
朴趾源又引衛輒稱祖之說夫孔子之罪輒實罪其不父
其父也非舉以稱祖為非也湯之太甲平王之孫桓王
皆繼祖而立未聞追崇其父漢宣昭帝之從孫亦不以
史皇孫立廟只稱皇考而程子范氏胡氏猶以違禮亂
倫斥之朱子載之綱目若如朴趾源則漢宣之稱昭亦如
衛輒而程朱之論亦為誤耶晉簡文以從祖繼從孫齊
鬱林王魏文成帝以孫繼祖雖追尊其父亦不入廟唐

宣宗以叔繼姪 皇明建文帝以嫡孫繼太祖追尊父
懿文太子入廟撰以儀禮嫡孫爲其祖與父斬之說
有可據也自商周以下以孫繼祖者多至有以祖繼孫
以叔繼姪昭穆倒置而只以承統爲序者帝王與士庶
不同故父子之倫雖重入繼之義至嚴出爲人後與入
承大統其事雖殊不得顧私親一也愚意當以禮家出
後入承者爲本生父母期爲擬也
完城君崔鳴吉以書抵先生累萬言大意以爲今 上與
爲人後有異當爲本親三年先生報曰鄭李兩公但主
称考之議而猶斥三年之說是猶失於初而得於後也

今公則爲一層之説必欲爲三年無乃自信之過而誣古今之正議乎令劉曰鄭經世極言稱考之爲是爲人後而稱考於本親見於何經稱考而降三年之服亦見於何經也前日之稱考是則今日之降服非也今日之降服是則前日之稱考非也二者必有一失云云此言良是然以此責李鄭兩公則可以移詰僕則豈非不思之甚乎帝王之以叔與祖繼姪孫者甚多若如令意則稱所繼之君當曰皇從孫皇姪而自稱當曰孝祖父孝叔父耶鄙意則以爲當依通典自稱曰嗣皇某於先君亦當別有稱號而未有儒先定論不敢創説也禮官所

謂有父子之義而無父子之名者正是也至於趙相愚疏則雖本於胡氏亦非穩當何者以祖與叔之尊稱子於姪孫之行恐無此理也儀禮嫡孫継祖若曾祖而為其祖與父服斬者祖與父宜嗣位而已當立故也然則衆孫之継統者不得為私親服斬明矣議者知衆孫之不可服斬則乃曰主上與循序継立之君無異是亦嫡孫也豈不異哉今意必欲自 上為三年且為喪主上朝夕饋奠而以衛君吊季氏魯君為主為證昔者魯有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吊哀公辞不得命公為主盖桓子不可與衛君為賓主也故哀公為主非主桓子之喪也

乃為衛君而為主其可以此而傳會於今日乎今創所
謂親祀号之難鄙意亦然蓋綾原既稱孝子 殿下又
為稱子則名分果為紊乱矣其曰不為稱考則事事皆
傾既已稱考則節節難便者誠是也朴跅曰臨海無子
光海罪廢大院君為第三子則 主上當為嫡統惜乎
駟不及舌也諸王子中義安為長信城次之大院君居
第五而義安以綾原為後則所謂 主上嫡統者其果
然乎 主上以支孫承母后之命入繼大統名義極正
何為是牽合苟且之論以辱誣天下後世乎又其言曰
大院君在則 主上必當讓位今不可以幽明有間也

夫孔子之不得位天也後世雖尊敬不可加以堯舜之位則分定故也周公以大聖居攝政之位而聖人以魯用天子禮樂為僭何也惟名其位不可假為也

延平府院君李貴歷訪先生仍及私親典禮論辨甚多及其還朝上劄謬稱先生亦改旧見引先生假設之辭以證其説先生上章辨之曰臣與李貴所見本不相符貴頃日訪臣臣略有所論貴不肯諦聽今見其劄辭則於臣之説截去首尾只存中間一句與已相近者以為已援誠為可笑臣於此事不能猝改旧見非敢容耗前後異辭也

丁卯春西虜入寇　上幸江都　世子分朝南下有　旨
以先生爲西湖號召使先生承　命即出近境召募兵
糧湊給　行在身詣分朝面對盖將以維繫人心控制
三南一夕有訛言賊已渡臨津分朝諸宰倉黄欲奉
世子移駐嶺海之陬人心波蕩顯有瓦解之勢先生力
言其非計又請謁備陳利害　世子首肯曰吾意亦然
俄而訛言亦自定並行狀
先生還自江都久之　上思先生謂侍臣曰金某宿德不
肯來京來亦即歸此由予誠薄禮簡之致耶　下教令
以安東即路先生上疏固辭　上賜手批曰卿國之大

老德行超倫今若来在京中非但為士夫矜式必有啓
沃之益予方側席以待時先生年已八十有三自念景
廹桑榆精力已耗連章乞骸神道碑
先生天賦敦厚和粹莊重篤確已自近道早承庭訓又得
大賢為依歸慨然以古人自期真誠純篤有足以貫金
石而通神明者其為學一以程朱為準則主敬以立其
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三者為終身事業俛
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每日晨起拜謁家廟退執書室
對案危坐日有新功常默誦小學心經庸學易等書循
環熟復夜以繼晝雖造次顛沛之頃未嘗或間遇有疑

晦處精究力索至忘寢食必通貫後已初間自以為質
魯難成及其用力之久則看書析理的破氷釋無復窒
碍專於朴實頭用功不騖高遠不蘄小成左致謹於不
覩不聞之地潛心對越整肅自持雖大衰之年疾病之
中未嘗設惰慢之容其動靜言為表裡幽顯純如也常
曰毋自欺三字是吾平生所自勉者克養既深德性渾
全睟面盎背望之崇深紘偉莫可涯涘而即之和氣薰
然如坐春風中平居油油若無可否及其論事是非辨
別淅區嚴毅直截有賁育不能奪者四方之士無問識
皆仰之如山斗 狀謚

先生初喪先妣王父質成公取而育之及質成夫人之歿

先生方在湖西忽覺悲情内集流涕不禁居數日訃至

壬辰難長子嶸在他所遇賊見害先生輒覺終日悲楚

人以為至誠先知之驗

先生之學本出於栗谷推而上之以根極於考亭其於近

代儒先所論理氣先後四端七情等説同異得失一皆

以栗谷之説折衷之而辨析精微多所自得 并神道碑

嘗謂學者曰理氣混融元不相離權陽村近以為兩邊出

退溪李先生混以謂互發皆見未有透而失之二岐也

栗谷先生曰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理者太極也

氣者陰陽也今曰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話矣太極陰陽不能互動則謂理氣爲互發者豈不謬哉此言雖聖人復起而不能易者也

又嘗論大學物格知至曰朱子所謂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者謂物之理詣其極而無復可格者世皆以謂吾之知到極處若是則是知至也非格物也以物理言之則謂之格物以吾心言之則謂之知至雖是一事言各有當不可不明卞也鄭愚伏經世又謂無不到者謂物理來到吾心也譬如請客而客來云爾此大失朱子之意矣盖人窮物之理而理之在物者旣詣其極則知之在我

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程子所謂纔明彼即曉此者正謂是也物理本具吾心豈有來到吾心之理乎

又嘗論中庸戒懼謹獨曰戒懼是兼動靜說謹獨是專就動處說益集註於戒懼曰常存敬畏云者是兼動靜未嘗不戒懼也雖不見聞亦不敢忽云者是雖未有見聞之時而亦不敢忘其戒懼也於謹獨既常戒懼云者申言上文所謂戒懼者是兼動靜也於此尤加謹焉云者是就動之端尤致其謹也其答胡季隨以戒懼屬靜以謹獨屬動者乃朱子初年所見並行狀

先生接引後進雖幼賤者必開心見誠隨其才品循循教

導使人自然有感發興起者其授書次第必以小學家禮爲先次之以心經近思以培其本根啓其路逕然後及於四子五經階級甚嚴時文華藻之習未嘗及於言議諡狀

先生於禮學用功最深攷證精博人有變禮疑文必就正焉及論 國家典禮痛排衆詆上咈主意下與諸公牴牾而確守初見終不少改神道碑

宋龜峯闔門遺禍窮無所歸先生舍養之惟謹松江鄭相旣歿而黨禍益深平生知舊亦或雷同抵排以傅時論

先生獨辨白其心迹不爲利害計及癸亥登對力陳其

誣衊之狀請復官爵栗谷之卒方在憂服中爲制師服
遠赴臨之忌日齋素終身不廢於龜峰亦然自是師友
之義復明於世諡狀
沙溪學行風著當平時其大人黃岡公爲關西伯觧妓滿
前沙溪未嘗一顧人已稱之及黃岡公以上价朝京沙
溪爲子弟軍官侍行焉往返萬里每進食沙溪輒數其
舉匙多少以爲憂喜自古孝者多矣安有以舉匙多少
爲憂喜者耶其賢如此南溪集記事